

# 冰川上的哨所

■崔博识

循循叨咐炊事班,把粽子包好带上,到哨所吃。

6月8日,官兵们到达哨所。虽然有些老兵曾多次到这里巡逻过,但却从未像现在这样驻扎下来。环境的艰苦抵不过戍边的热情,大家围在一起吃着粽子,补过一个别有风味的端午节。连长马圣循开玩笑地举起粽子,大家谁也不抢着,引来一片欢乐的笑声。“顶了天儿,方了地儿”,打那以后,便成了战士们调侃马连长的顺口溜。很贴切——哨所里最高的个头,最方正的脸。

这个季节,哨所每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都会下一场雨。被子和褥子常年是湿的。刚住下来时,墙皮总往下掉,早上起床后,满床都是灰白的渣子。没多长时间,所有人的皮肤上都长了一片片的小红疙瘩。马连长带着大家把纸贴在墙上,又托人从山下带上来红豆和薏仁煮粥,解决大家的皮肤问题。

16个人暂时住在4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虽然拥挤,可官兵们的床单依然拉得平整,被子捏得方正。马圣循借着战士们打趣他的话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身为军人,就要像我的脸,再艰难也不能丢了军人‘方正’的样子!”

“用我们的每一个今天来创造连队的历史。”手里捧着厚重的连史,马圣循对大家说:“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本连史上留下青春的印迹,这会是留给后来人的宝贵财富。”

这里是位于天山山脉重要分支的木扎尔特冰川,积雪终年不化,冰峰兀立千年,海拔高达3600米。木孜,蒙古语意为“冰川”,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木孜边防连就驻扎在木扎尔特冰川下,被当地牧民们称为“冰川使者”。

对于唐源来说,能上木孜哨所执勤,是他最引以为豪的选择。2018年9月,唐源从大学入伍,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到木孜边防连。

“早就听说木孜哨所很苦,海拔3000多米,就是这样我才要上去。当兵,就要当守卫边防的兵!”今年4月,当连队预选“踏冰勇士”时,唐源暗下决心。

可是,能上木孜执勤的人,必须素质拔尖、能力突出。面对激烈的竞争,唐源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当木孜哨所的文书。

唐源找到连长马圣循,向他说出自己的意愿。可连长的一席话给唐源浇了一盆冷水:“木孜哨所周边环境危险,选拔时会侧重执勤次数多的老班长们。”

离开连部后,唐源并未就此放弃。“无论什么训练,他都是最认真的一个。”听着班长们的汇报,马圣循心中泛起波澜。

6月1日,宣布16名“踏冰勇士”时,唐源在列。

6月7日,端午节,官兵们整装待发,踏上冰川旅途。前一天晚上,马圣

车发现,昨天刚走过的路变成了小瀑布。“那也要过去!”大家的意见一致。

一锄一步,锹声一路。成俊车和战友们手拉着手,一步步走过这段300多米的“路”。其实说是走,不如说是爬。

在木扎尔特冰川的6月,几乎每次巡逻时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踏冰”而行,已然成为官兵巡逻执勤的常态。

每次巡逻回来,哨所官兵“卸甲”的“必要步骤”之一是“磕鞋”,因为鞋里都是冰。成俊车一边“磕鞋”一边说:“巡逻路上有水,深处已经漫到膝盖。这里早晚温差近30摄氏度,等巡逻回来已经是晚上,鞋子就结冰了。”

除此之外,“必要步骤”还包括将在巡逻路上捡拾的树枝放置在柴房里。每次回到哨所,背回树枝最多的人一定是成俊车。哨所曾因山体滑坡、冰川崩裂和雪崩等突发状况而成为“孤岛”,他们需要尽量做好物资储备。

7月上旬,木孜哨所成为“冰川孤岛”:一次持续多天的暴雨导致山体滑坡,官兵们的“生命通道”被无情切断。

暴雨不断倒灌,泥石流将唯一进山的路堵住,新鲜的食物即将消耗殆尽,与外界通讯的方式仅剩卫星电话,但电量也支持不了几天了。

“连长咋办啊?咱们的物资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战士们紧张了。

马圣循第一时间用卫星电话向上级报告后,关机保存电量,并下达命令:“所有人从现在开始减少活动,保存体力!”

“党员出列!”马圣循带着哨所党龄和兵龄最长的两个班长刘攀和成俊车,冲进了漫天风雨中。

捡树枝,挖野菜……强风吹着暴雨,直往雨衣里灌,三人身冷心热,一起寻找守护哨所的“绿色生机”。

陡崖上,成俊车抓住一大簇野菜,正想用力拔出来,脚下的石头被暴雨冲刷滚落,人也跟着滑了下去。危险时刻,马圣循一把抓住了成俊车的手臂。

那天,在战友们的期盼的目光中,3个浑身湿透的人背回了三个大编织袋——树枝、野菜、野葱。

半个多月后,道路被疏通,一辆载满食物的车开上木孜,官兵们相拥而泣。

## 三

“雪山亮剑,奋勇当先;厉兵秣马,忠诚戍边。”每天出操前和晚点名时,官兵们会齐声呼喊连队的战斗口号,这是经过多次征集大家意见,最终确定的口号。

“一个班一棵树,炊事班两棵树。”8月初,连长马圣循带着15名官兵在哨所

周围栽下松树。看着小松树在阳光下舒展枝叶,大家都十分欣喜。松树四季常青,将会像战友一样陪伴着他们一起戍边。

可几个月前,哨所的荒地上还是寸草不生,铁镐刨下去直冒火星,下面全是岩石。就算栽了树,也活不成。怎么办?大家犯了难。

“移土!”连长一锤定音。“我们这一代官兵铺好土层,下一代官兵就能种活树。”

要翻两座山,才能取到种树的土。大家用这唯一的一辆小推车,在66天内推回了哨所周围5厘米厚的土。

8月1日,建军节。团里举办“红歌伴我守边疆”歌咏比赛,其他单位都是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开展现场比赛,而木孜哨所因为房间小、灯光暗,视频连线人脸都看不清,没办法参赛。

一个特殊的节目在马圣循心里酝酿:用视频和照片记录哨所官兵的生活,用歌曲唱出大家的守防意志。

会摄影的战士何剑锋主动请缨,接任务。爬冰川,踏雪水,升国旗,在界碑前宣誓……何剑锋拿着相机,在一次次巡逻途中拍下了一幕幕感人的画面。

“青春年华留给了边防线,我把尊严立在界碑之间,万里边关挥洒爱恋,雪域高原无悔无怨……”官兵们一边大声唱着歌,一边充满豪情地行走在冰层之上。

每次巡逻出发前,官兵们都要在哨所的松树上系上寓意平安归来的红布条。想家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布条上写下思念,这成为哨所官兵们一种特殊的习惯。

在视频最后,唐源一边在松树上系上一根红布条,一边对远在家乡的母亲说:“妈妈,我在这里挺好的,您放心。您的腿冬天里还疼吗?要照顾好自己。您看,这是我亲手栽的树,我为您绑个红布条……”

最后,木孜哨所的视频节目被评为“一等奖”。

8月中旬,昭苏突降大雪,而冰川上的风雪更加猛烈,通往木孜哨所的路被大雪覆盖。

8月飘雪,在山里是常事,只不过这回下得更大一些。四级军士长成俊车告诉我们,有一次,他们8月上去巡逻时,走了3天,换了4次马,克服重重困难才到达巡逻点位。那段行走在风雪冰川上的日子,成为成俊车一生难忘的记忆。

8月17日,迎着风雪,成俊车带着巡逻分队再次从哨所出发,巡逻终点在风雪深处。出发前,成俊车和战友们在那棵栽种的树上绑上红布条。大雪中,那一根根红布条迎风飘舞,在冰川的映衬下格外鲜艳夺目。

# 边关风雪夜

■韩智平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在人的生活中有许多解不开的情结,这种情结,如窖存的陈酒,时间越长越醇厚;似严寒之腊梅,在岁月的风霜里傲然怒放,散发着动人的馨香。带着神奇与向往,我终于踏上了这片久仰的土地——巍巍昆仑山。

2003年,我带车去哨所修路。初上昆仑山,我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随着公路的延伸,树木渐渐在视线里消失,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褐色戈壁滩,不时闪过连绵起伏的巨大磐石,给人一种庄严和敬畏感。5月是高原最明媚的季节,冰雪尚未融化,草地开始泛青,一派宏大壮观的雪山景色。汽车继续在冰雪中穿行,山陡路滑,驾驶员紧握方向盘,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唯恐发生意外。正当我饶有兴趣地欣赏这上天赐予的旖旎风光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大坑。驾驶员小何一脚踩下刹车,可由于坡陡路滑,车头还是毫无滞留之意地滑进了大雪坑。怎么办?等待就意味着死亡。驾驶员小何一脸的凝重,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由于抛锚点距前方哨所还有几百里的路,加之我们又是单车执行任务,求助显然不可能。随行的团装备处处长王敬东思索了片刻,果断坚决地说:“我们只有想办法自救了。”说

完,他带头钻进了车底,趴在冰冷的积雪上,开始用手吃力地挖雪。不一会儿,每一个人的手都被冻得青紫僵硬,不听使唤。此时,天空阴云低垂,暮色灰暗,高原的风肆虐着,雪片随风旋转,一阵紧似一阵。顷刻间天地一色,风雪迷漫了整个高原。高原反应与严寒袭来,我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风雪的嘶吼和自己急促的呼吸声。那一刻,感觉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然而,死神也惧怕刚毅无畏的军人。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车子总算动了一下,这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看到了生的希望。但是由于路面太滑,车还是无法从坑里出来。大家脱下随身穿的军大衣,垫在车轮下,几个人在车子后面咬着牙用肩膀和手臂使劲地推。强烈的高原反应使人胸闷气短,到后来身体麻木得已经感觉不到寒冷。车子看似动了一下,稍一松手却又滑下去了,就这样歇一歇、推一下,艰难地向前挪动。经过我们近8个小时不懈的努力,解放车终于开出了雪坑。

我们到达前方哨所时,已经是凌晨5点多钟,等得心焦的天文点孙指导员连声地说:“路上受苦了!”当官兵们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一股暖意涌上心头,对于我来说,这是早餐还是晚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心里只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对于高原军人深深的敬意,那份经过风雪洗礼的真挚情意,也永远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心中。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随着初冬的寒风吹落树叶,一个文学老人也走了。高玉宝是上世纪60年代家喻户晓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半夜鸡叫》《我要读书》曾激起亿万读者心中的涟漪。得到高玉宝逝世的消息时,心中炸响一声闷雷,自然开启了我记忆的大门。

那是17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里传来了高玉宝的声音,他是从大连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那篇《又见高玉宝》的文章他看了,他一再说:“过奖了,我做得还不够。”他还说:“趁这把老骨头还硬朗,为群众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省得留下遗憾!”老高的一番话,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是一年的6月,我到大连疗养,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见老朋友高玉宝。可是,电话里高玉宝的儿子告诉我,他到石家庄作报告去了。看来,我只有耐心等待和他见面的机会了。

我和高玉宝是老朋友了。30年前,我俩曾一同到大连小王岛体验生活。漆黑的夜色中,我俩一同站岗,耳边响过一阵阵海浪拍岸的声音,至今难忘。从那时起,我俩的心灵就拥抱在一起了。我俩之所以情投意合,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出身、他的品质、他的豁达,与我的思想有着共鸣。尤其是他的朴实,他的“贫民”意识,他对党、对军队、对人民的忠贞不渝,深深地影响着我。虽然,他远在大连,我身处北京,可他的这些品质像星光火炬,遥遥地辉映着我,感召着我。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思想上的不愉快,心中总是闪过高玉宝的身影。这样的朋友怎能不让我珍惜呢?

在大连休养期间,我俩终于相见了。巧得很,那天是6月8日,正好是高玉宝入党的纪念日。他兴冲冲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52年前的今天是我党给了我永恒的政治生命!”由此,他又说起当年入党的事。1948年年初,他入伍后第一个月发了津贴费,拿着沉甸甸的3块大洋,他首先想到的是哺育他的共产党,是共产党使他当了兵,过上了舒心的生活。一激动,他找到班长要“交党费”。班长莫名其妙地问他:“你是党员吗?”高玉宝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啊,谁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指导员耐心地问:“共产党员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先进分子,你刚入伍,还要努力才行。高玉宝这才明白,入伍不等于入党。指导员知道高玉宝出身很苦,放过猪,当过小杂工,是棵革命的好苗子,就问高玉宝:“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愿意就写个人申请书吧!”

这可难住了高玉宝,他从小给地主放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说到这里,高玉宝掏出一张名片,另一面印着当年他画的“入党志愿书”,有图有字,几幅图形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从心里眼要入党”。“毛毛虫”代表“从”,“心形图”代表“心”,“眼睛”代表“眼”,“梨”代表“里”,“咬”是“要”的谐音,“鱼”是“入”的谐音,“钟”代表“钟声当——党”。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肌体的一部分。我手捧着这篇特殊的入党志愿书,热泪涌出了眼眶,那上面跃动的是一个战士的心啊!我的眼光定格在高玉宝黝黑沧桑的脸上,一道道皱纹深藏着他60年的军旅生涯,更深藏着他对党、对军队、对人民的一腔赤诚。

# 一颗不落的星辰

■峭岩

是,70年来,“文革”风雨、商品大潮,不管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高玉宝那颗向党的心从没有动摇过,他忠诚于党,倾尽心血地写自己的小说。在他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高玉宝续集》。在写小说之余,他还默默地做着另一件事:传播革命传统。几十年来,全国有16个省市,317个单位聘请他为校外辅导员、名誉校长、编外指导员。我看到他饱满的精神里激荡着一种情绪,他执着的眼神闪烁着一种光芒。

他执着的眼神闪烁着一种光芒,那是向上的激情和自信。老高说,每当他作完一场报告就像打了一场胜仗,夜里睡觉特别香,有时会梦见一片青松、一片鲜花!老高说,年轻人有积极的影响就足够了。说这话时,老高把双手推开,一脸认真。看老高外表那轻松乐观的样子,不了解他家里的还以为他的日子很舒服。其实,他的心里压着几块大石头,单位改制后他家子女也有下岗的,靠每月发给的补助生活。他鼓励孩子们学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生存的技能,尽快找到能发挥本领的岗位。就在我们谈话时,老高还盘算着第二天赶回老家看望病危的叔父,让老伴准备一些药物什么的。老高啊,真是个刚中有柔的东北汉子!

那次见面时,高玉宝悄悄告诉我,他脑子里正在酝酿一部题为《人生》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总结。老高用握手的力量传递给我这样一种信息,等着瞧吧,高玉宝不会寂寞的!

时光荏苒,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我与高玉宝常有电话联系,但少有见面。只是在心里惦记着他,渴望早日读到他的小说《人生》。高玉宝突然走了,令我茫然失措,也不知他的小说《人生》写完没有,但我在想他的全部生命过程不就是一部活着的有血有肉的小说吗?高玉宝,一定会成为文学星空中一颗不落的星辰而永远被我们记忆和仰望。



林海雪原(油画)

高阳作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4706期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你眼睛的黑暗里 绽放着祖国的光明

——写给“最美奋斗者”史光柱

■戎耕

此刻山河寂静 祖国宁静  
此刻边关安宁 江山和平  
此刻人民安居 社稷繁荣  
此刻一株老山兰迎着阳光盛开  
此刻满山遍野的老山兰都在盛开  
开得灿烂 热烈 自由 鲜红

此刻村庄安详 炊烟明净  
此刻孩子欢笑 农夫耕种  
此刻天空澄澈 大地风轻  
此刻山间小路记起自己曾是一道战壕  
此刻七彩歌声记起自己曾是炮声隆隆  
一切记忆在苏醒 在回望自己的前世今生

此刻时间也从繁华中醒来  
穿越城市 穿越田埂  
穿越和平 穿越战争  
穿越到胜利的光明即将普照的时刻  
去寻找你当年的猫耳洞  
去为你光明和黑暗的突然交错 作个见证

每一株老山兰都认识你的青春  
每一朵花的芬芳里都有你的生命  
每一粒泥土都铭记着你的疼痛  
每一片青山都渴望收留你的赤诚  
每一面战旗都浸染着你的鲜血  
每一枚勋章都刻着你不朽的英名  
史光柱 你的名字

铭刻青史 高举柱石 自带光明

此刻烽火远去 国运昌盛 民族复兴  
但是天下从来没有真正的风平浪静  
此刻 连彩旗阵 虎卧深山 龙腾海空  
真正的军人从来不会醉享太平  
永远枕戈待命 永远闻令出征  
永远无往不胜

高天厚土啊 每座山都有绵延起伏的雄心  
但不是每座山都有雄峙边关的资格  
更不是每座山都能拥有  
让江山社稷 让千秋大业 以命相托的哨所

世道人心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  
但不是每个人都曾深深思索  
我是否担得起我这一代人的使命  
我是否能让祖国和人民  
以荣誉 以安危 以生死存亡托付心中

而史光柱 你是  
你是大雪满弓刀的巍巍关山  
你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赤烈英雄  
你是凯旋的黎明 你是胜利的旌旗  
你眼睛无边的黑暗里  
绽放着 绽放着 祖国辽阔的光明